



考訂朱子世家引言

婺源有朱子吳文正公所謂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者也邑志仿史記例儒林以下皆為傳特尊朱子於世家宜矣而昔之載筆者詮次年譜事跡甚疏略又復考核不精紀載失實且朱子以名稱張呂亦稱名獨於陸氏兄弟稱字此何為者耶其於延平授受之間則有獨得宗旨之說其敘鵝湖之會曰未合并而去敘白鹿之會曰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講席以發明之蓋有明中葉後學術漸漓大率謂學有宗旨重在體認而詆程朱之格物輕朱子之傳注為支離為務外又復和合朱陸兩家而一之故於稱名稱字之間微寓尊陸之意於語意抑揚之間微寓陸朱始異終同之意夫尊朱子於世家而隱尊陸不可為訓也

聖朝尤重道崇儒編纂諸書周程張邵朱皆稱子未有稱名者而先達屬辭如此蓋由學術之乖舉世同流雖紫陽故鄉亦不免染其餘波溺焉不返後來吾邑雖有碩儒巨公學醅言正為狂瀾砥柱者於此篇猶憚改竄休邑趙氏修府志遂承用之不知舊志之多疵也今新志於此篇尤不敢草草謹依年譜行狀宋

史核實紀載勿冗勿遺所以還其星雲山嶽之舊而白鹿之講特指出所講者  
為喻義喻利之章俾後學毋惑於舊志之說云

考訂朱子世家

婺源後學江永著

朱子名熹

小名沈即小字季延行五二

字仲晦

冠時劉屏山先生字之曰元晦其祝詞云木晦於根春容曠敷入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更曰仲晦又曰晦菴因以為號六

十後稱晦翁嘗書門符云佩章遵考訓晦木謹師傳遵父師之誨也晚號遜翁又號滄洲病史

婺源松巖里人

永平

唐末有朱古寮者仕為

婺源鎮將因家焉

陶雅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為制置茶院府君此即舊志

沿草表中朱瓌是也朱氏世譜

茶院諱瓌字舜臣皆不言古寮

歷傳至森

世譜二世廷雋三世昭元四世惟甫五世振六世絢七世森

以子贈承事郎

生松

紹聖四年

字喬年號韋齋

謂性下急害道取西門豹佩韋自緩之義

官吏部

舊志朱子稱名非所以尊朱子也今皆稱朱子然獻靖公亦不可稱名故加入此語

後皆以官稱之

年踰冠以上舍登第

政和八年

授建州政和尉

功

父卒貧不能歸家因葬承

事於政和

按朱子撰先府君遷墓記云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遊宦往來閩中所謂貧不能歸者虞

亂睦不能歸此舊譜追叙往事失之方臘亂睦宣和三年已平而承事之卒在宣和七年則非因方臘亂也當時

實因貧非因亂今以遷墓記為信舊志云以父喪值亂寓建之崇安此語又失之吏部之遊宦於閩也隨官以居

其後丁母憂仍居政和其承事孺人程氏亦葬於政和之婺源吏部卒在建州城南寓舍則未嘗寓崇安也紹興

十三年吏部疾革手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既卒少傅始為築室崇安之五夫里在少傅

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

按朱子撰吏部府君行狀云靖康之變公時在制方與客語忽聞北狩之問

授擲之中逃寄假攝以養其親十有餘年以至下從箕商之役於嶺海魚蝦無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周必

其云十有餘年者總計宣和時之尉政和也紹興四年泉州守謝克家薦之謂其不宜滯筦庫是未嘗告歸也舊志云建炎間告歸十餘年府志注云以養親此語大誤使告歸則無祿矣何以養親且建炎距紹興四年才六七年耳安得有十餘年舊志不考寔誤書今削

紹興初御史胡世將泉州守謝克家並薦之按行狀與神道碑御史胡世將入閣公袖書告之曰謂不東嚮爭中原則當幸金陵固守荆淮奈何局促一方世將奇其言歸薦之謝克家守泉亦薦公學行不宜滯筦庫遂召試館職宋史傳亦因之舊志云紹興四年內翰蔡寔言於上召試館職未知何據名

試館職策問中興之事公對以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累數千言高宗嘉賞除秘書正字循左從政郎尋丁母憂服除紹興七年召對

稱善改左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時高宗次建康國勢小振公因對欲聖上意車駕自建康還臨安紹興八年也舊志不叙母憂服除召對政官而云明年車駕還臨安似紹興四年之明年誤矣御史中丞常同薦公可任大事復召對舊缺此事言

切至上亦不以為忤還著作郎舊缺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

領史職如故轉奉議郎又轉承議郎舊缺秦檜當國決意誦和公抗疏出知

饒州紹興十年春也未上請祠舊云請告老非也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初吏部公以詩文名謂於

道為遠取經子史傳攷其興衰治亂應時合變見之事業又得浦城蕭覬字

劍浦羅從彥字仲素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勵

此皆約行狀神道碑語舊云交呂廣問驩此語無據呂為婺源主簿在宣和時公已任閩矣所著有韋齋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建炎四年庚戌

九月十五日甲寅午時生夫子於尤溪寓舍吏部公娶歙縣祝氏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朱子生焉先是吏部公生

時邑城有白氣如虹自井出至是復有紫氣如虹自井騰上因名之曰虹井

四歲吏部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問天之上何物吏部異之

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從羣兒遊獨以沙列八卦

端坐默視幼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為紹興十三年癸亥朱子十四歲吏部公卒年四十七遷墓記云卒於建城南之

寓疾革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謂朱子曰胡原仲籍溪劉致中白水劉劉彥冲白水劉

屏山劉子翬少傅之弟三人學有淵源汝往事之於是少傅為築室里第之旁崇安五里朱子

奉母居焉遵遺訓受學三君白水公以女妻之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最久十七年秋舉建州鄉貢考官蔡

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十八年春登進士第二十一年春始歸婺源省墓以張

敦頤所贖歸父質曰請族父老主之供祀事贖田事見闕里及藝文復田記二十一年授左迪功

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將赴同安往受學於延平李先生龜山先生揚時倡道東南遊其門諸

極者惟羅從彥仲素一人延平李愿中名伺受學羅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延平稱其進學甚力樂善畏義鮮與倫比又稱其極頓悟力行

公寔得其傳與吏部公為同門友故朱子往從之傳或泛濫於釋老自謂見李先生後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延平稱其進學甚力樂善畏義鮮與倫比又稱其極頓悟力行

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初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動處無則非朱子之得於延平先生者大畧如此詳見延平答問舊志謂師

事延平獨得宗旨為學始就精寔而會理一分殊未的朱子之講學無所謂宗旨亦非會理一分殊之謂

安任蒞職勤敏取令甲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學柯翰行峻請為

職學者翕然從之二十七年冬罷歸二十六年七月考滿代者不至冬奉撤走旁郡明年春返同安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二十八年春見李先生於延平冬以養親請祠請奉祠之祿也差監潭州南嶽廟當時奉祠之制如此寔家

居不住

潭州也 二十九年秋以輔臣薦

陳俊

召赴行在辭

省創起行會言路有託抑

三十年冬

復見李先生於延平

寓西林院 關月而去

三十二年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

平

復寓西林數月玉山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 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起絕

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者八月應詔

上封事

報隆興元年 朱子三十四歲

春被召辭秋趣行冬至行在入對垂拱殿

之道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一奏論 三奏論言語壅塞倭幸鴟張

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

有論語要義又 蒙口義蓋成於此兩年間

二年春之延

平哭李先生

有祭文○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 日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成於此年間

乾道元年夏請祠差監南嶽廟

省創起就職既至時 相復主和議請祠

三年秋訪南軒張公於長沙留兩月而行偕登衡嶽至衡州

而別

朱子與曹進叔書云荷敬夫愛子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 永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龜要妙難名論謂有甯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見達本根萬化從此流于 聖同滋源又中和舊說序云子蚤從延平季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 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

先生論中和之義三日夜不能合其後朱子卒更定其說

除樞密院編修

用執政陳俊卿劉 珙薦也拜命遂歸

四年夏

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

朱子請於府貸粟六百斛散給之是冬有年民願借粟 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編次程氏之

遺書

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為後人窺易至是序 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屢被省劄趣就職固辭

時國子 學錄魏

淡之以論曾說 去國故刀辭

五年秋九月丁母孺人祝氏憂六年正月葬祝孺人

朱子始葬考墓於 崇安朱塔山是年

七月作遺墓記云在白水鴉子峯下 至慶元將別又遷於武夷鄉寂隱山

編家禮成

朱子居喪盡禮既奠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凡筵因參酌 古今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命曰家禮既成為一行童

竊去易箒後書始出其間  
有與晚歲之論不合者

**冬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侍郎胡銓以詩人薦也明年  
春省劉候服闋依已降指揮

**七年秋**

**創立社會**

其法以前所貸米逐年歛散每石量收息米二斗小歉蠲息之半大歉盡蠲之積至淳熙八年歷  
十有四年將元米六百石還府見管三千一百石造倉三間收貯此後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

三升竹朱子與卿宦及士人同掌管以故  
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

**冬復趣行八年春以祿不及養辭編次論孟精**

**義成**

初名要義政今  
名後更名集義

**資治通鑑綱目成**

因司馬公通鑑別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  
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大畧綱做春秋兼採羣史之長目做

左氏稽合諸儒之粹後又再加更  
定而未畢有凡例一卷卒後乃出

**夏再趣行辭**

以遭其  
親服辭

**冬西銘解義成**

自二程子皆推西銘為擴  
前聖所未發遊其門者必

又八朝名臣言行錄亦此時所編

**再趣行辭九年春又趣行復辭**

且乞差  
監藏廟

**夏太極圖傳通**

**書解成**

大畧謂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  
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云

**又編次程氏外書成**

遺書外取  
諸集錄得

十二篇名曰外書  
又有伊洛淵源錄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宮觀辭**

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累召不  
起宜蒙哀錄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

改秩主管台州崇  
道觀任便居住

**淳熙元年又再辭夏六月拜命**

朱子以為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者報  
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

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  
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始拜命

**二年夏東萊呂公來訪留止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

呂公祖謙自東陽來會留止旬日相與撥周程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  
用者彙次之號近思錄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子之階梯

**子壽**

九

**子靜**

九

**來會相與講論不合而罷**

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  
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棹

**送之至鵝湖**

信州鵝湖寺

**金谿陸**

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  
至滄浪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并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朱子和云  
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闢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  
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東萊與朱子書云子靜留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

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闢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  
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東萊與朱子書云子靜留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

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闢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  
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東萊與朱子書云子靜留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

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闢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  
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東萊與朱子書云子靜留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



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宜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即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舉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又云子壽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子靜之病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按陸氏議論與朱子不合者已如此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則終身守其說不變者也舊志云講無極大極未合并而去似謂此時未合後來猶合并者則朱陸始異終同之見耳且無極大極之辨因後來子靜之兄九韶子美與朱子書云不當於大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之子美不以為然子靜復與申辨因有兩次答書此高熙十五年夏之事舊

**三年春二月歸婺源省墓**

徐墓文云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

志不考寔乃叙於鵝湖之會亦誤  
增深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沾蒞蔭酒榷之真惟告其哀精爽如在尚祈鑒饗時邑令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司馬氏高氏呂氏等書留學中日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隨其資稟循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去朱子答東萊書云取道浦城以往自常山開化趨婺源又云季通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浙又云某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更一兩日徧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又  
**夏除祕書省祕書郎辭**  
答汪尚書書云蠢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作茶院朱氏世譜後序  
夏除祕書省祕書郎辭  
回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聞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寔無毫髮餘念也

**卒四年夏論孟集注或問成**

朱子既編論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

書亦未嘗出以示人其後集注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辯析毫釐亦互有所發明

**冬周易本義詩集傳成**

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

朱子獨以經文為主而訂其序之是非謂易之卦爻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推說義理以明之

**五年秋差知南康軍辭不**

允宰相史浩必欲起朱子或言宜以外郎處之故有是差冬丐祠又趣之任東萊累書勉行南軒亦謂湏一出為善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卻有害朱

子於是始有出意六年春啟行至鉛山俟命陸子壽來訪再丐祠不允三月晦到任首下教三

條五日一詣學講說首講說大學立三先生祠於學宮立濂溪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又立五賢祠以祀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

翁冬復建白鹿洞書院為學規以示學者書以益之置田以贍來學者約聖賢教人為學之

大端條例以示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詢誘不倦有祭文又答東萊書云欽夫謂某著七年春南軒張公訃至哭之經說乃因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云

修學夏應詔上封事其言切直上讀之大怒宰秋旱甚竭力為荒政備於朝乞蠲闈租稅

作卧龍菴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病請書於簡以諗同志○按當時子靜所講說朱子有取焉者本如此若其所謂禪者終未嘗變也故朱子答東萊書云

子靜近日講論比前亦不同然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又與劉子澄書云子靜一味是禪

卻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拾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至後來答子靜大極

第二書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此則朱子與陸氏終不能

合者也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猶待閏三月解綬東歸朱子治郡視民如傷至恣豪

二尤甚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秋除直秘閣東萊公訃至為位哭之朱子以東萊

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薦饑遂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與

十二月視事西興以次按歷諸郡乘輕車屏徒御深山長谷皆到拊問存恤有不伏賑糶九年夫修德任人之說

春條奏救荒事宜夏詔捕蝗復奏疏言事又與時宰書極陳朝廷惜費宰臣愛身之弊得旨頒行社倉之

大法又條奏紹興和買之弊奏免台州丁絹條奏義劾奏前知台州之唐仲友不法巡部至台民

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事甚衆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凶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秋除

直徽猷閣改除江西提刑辭新命至即日解職還家亟具辭免大暑以為所除改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請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詔

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再辭言臣祖鄉隸江東墳墓田冬受職名力辭新任乞祠極

所按職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所以蔽日月之明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十年春詔

與宮觀上覽奏知不可強起詔主管台州崇道觀乃拜命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夏武

夷精舍成四方士友十一年力辯浙學之非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

功大為學者心術十二年春秩滿復丐祠夏拜華州雲臺觀之命十三年春易學

啟蒙成朱子既推義文之意作本義又懼學者言易不本象數無所歸著其言象數者又秋孝經刊誤

成十四年春編次小學書成既發揮大學又懼學者失序無本乃輯此書以差主管南京

鴻慶宮秋除江西提刑以疾辭不允十五年夏復趣對六月奏事延和殿

上獎諭甚渥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五五行也有要之於路告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除兵部郎官以足

疾丐祠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先是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遂疏其欺漫請行罷

疾丐祠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逐於是朱子請祠丞相周必大奏某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

對上曰朕亦見其跋曳時上意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授以前江西之命

秋在道辭免新任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

管西京崇福宮轉朝奉郎

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林栗以私意劾朱某所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悞復自用黨同伐異栗遂罷去朱子固辭足疾不任拜起復丐祠時

廟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焉

復召辭冬受職名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

疏言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翼

者而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

辭

朱子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則直指心術官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胆極言忠鯁孝宗亦開懷容納至是復有經帷之命朱子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不遇然朱子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始出太極通

書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是歲答朱子辭論太極無極

十六年春除秘閣修撰仍舊宮祠二月

光宗即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序大學章句及中庸章句

二書之成久矣修政不輟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序之

又各有或問中庸輯畧

夏再辭職名詔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

降詔獎諭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為尤美乃上表謝

恩轉朝散郎賜緋魚秋除江東轉運副使再辭

以祖鄉田產辭詔免迴避

冬改知漳州再辭

以光宗初政再被除命乃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

朱子六十一歲

夏到任下教令數條

俗為大變

奏蠲減本州諸

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奏經界利害

奏經界行否與詳畧之利害各一所以地覆及足疾不能赴

錫宴自劾仍丐祠不允

郡刊四經四子成書

奉以告於先聖○按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列上釋奠禮儀數事冬有旨本州先行經

上海校經山房印行

界卒不果行

行經界法貧民下戶皆深喜而寓公豪右兼併侵漁者所不便為異論以極之遂有言經界不便者詔寢其事

二年春復陳君舉書謂某

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同異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

三月復除秘閣修撰宮觀子塾卒

於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

夏拜祠命辭職名解組而歸

朱子治漳僅及一期以崇教化正風俗為先務

半歲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跡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岳會者在在為之屏息平時伏鬼為妖迎遊於街衢抄掠於閭巷者亦皆斂

戰不敢復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化成而去漳民久思之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秋再辭職名詔論撰之

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仍以漳州經界不行

自劾三年乞補滿宮觀從之始築室於建

先是吏部公嘗過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故遷焉六

居之歸自臨漳學校益盛始議建精舍於所居之旁以待來學者

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而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辨難朱子畧答書極力開諭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

心服每遇朱子生朝雖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

承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冬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略辭四年春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

任再辭仍舊宮觀冬差知潭州湖南安撫辭

或傳是冬使人自金回問南朝朱先生安在對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以辭遠就近不

為無嫌力辭

五年春有旨不允再辭詔疾之任

會洞獠侵擾蜀郡

夏五月至鎮在途所次老

夾道填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

遣諭獠洞降之

獠人滿來矢出省地作擾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

子雲集朱子誘諭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於戶外士俗歡動

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

之諭以某日不俾以來將斬汝昇率數十輩馳往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引赦不誅

更建嶽麓書院

而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已務寔聞者感動

六月申省乞歸田里

時孝宗升遐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洵洵益切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

不允七月宣宗即位

召赴行在奏事辭

上在藩邸聞朱子名德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

允九月再辭不允是月晦次闕外

先是朱子行至上鏡閣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及至六和塔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益憂之

十月

朔乞且帶舊職奏事己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辭待制侍講不允復

辭待制職名乞改說書差遣亦不允

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乃拜命上

孝宗山陵議狀

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折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蠶竭

無隱上亦虛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辭不允覃恩授朝散郎例賜紫金魚袋乙巳晚

講乞令後省者詳封事又乞三年內賀禮並免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

其一罪木其二過宮定省之禮其三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四卜山陵當緩期日卒無所施行

閏月戊午朔晚講

是日講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

申早講辛酉晚講奏禮律嫡宗承重新衰三年

是時光宗病不能執喪宣宗以嫡孫繼統當代父執喪

奏疏論

廟祧

謂不當祧僖祖

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戊辰入史院庚午面對丙子晚講

留身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除宮觀尋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固辭

降御批云朕聞卿書父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工部侍郎黃文問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始除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初知閣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上皇后親屬上之立也

自謂有定策功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離長沙已聞之即惕然以為憂及進對再三面陳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請對曰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丞相謂其易制朱子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

乃於禁中為優戲以榮感上聽朱子急於致君言無不切頗見嚴憚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還家復辭前

甚聞之意由是佞胄之計遂行朱子既去國佞胄聲勢益張羣儉附和衣冠之禍益始此云 還家復辭前

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竹林精舍成

後更名 寧宗慶元元年春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又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再

辭不允夏乞致仕亦不允 佞胄誣趙丞相以不軌竄永州大權一歸佞胄士大夫嗜利無耻者教以

子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寬

子弟諸生迭諫以為必賈禍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朱子默然取奏藁焚之更號遜翁遂以疾正

致秋復辭職名并乞休致不允又以妄議山陵自劾乞鑄職名不允冬再辭

職名 已罷講官不 敢復帶侍從之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宮觀 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偽等語中書舍人

因行詞寓刺譏以逢迎佞胄 是歲楚詞集注成 寓憂時感 二年春乞改正己受恩數不

是後小人始敢誅詆朱子 許十二月褫職罷祠 先是臺臣擊偽學榜之朝堂未幾省聞知貢舉者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

洵洵爭欲以朱子為奇貨猶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選去不果沈繼祖以追 是歲始編禮書

論伊川得為察官紘以藁授之繼祖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蔡元定亦特編置道州 是歲始編禮書

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 三年正

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朱子自修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而以喪祭二禮屬之黃幹 三年正

月 是月朔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拜命辭謝 畧云雖補過以修身無

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 拜命辭謝 畧云雖補過以修身無

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前數日夕諸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者畧起 別蔡元定於寒泉精

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翼旦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也 別蔡元定於寒泉精

舍周易參同契攷異成 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既行朱子與嘗所遊百餘人會別淨安

寺寒暄外無歎勞語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

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春陵朱子為之哀慟時黨禁益謹朱子方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子之意卻無微服過宋之意曰某不

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誇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是歲韓文考異成四年又奉告命落秘閣修撰依前官冬乞致仕

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十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若更得年餘聞未死且與了卻亦可瞑目矣五年夏詔從所請

有古依所乞守始用野服見客開居野服即深衣之服也冬命蔡沈作書集傳二典禹謨朱子嘗是正六年朱子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三月

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寔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與按儀禮經傳通解大學篇誠意章注與今本

同惟經一章注原本一於善今本作必自慊是所改者此三字耳○先是已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

地生萬物甲子以疾終於正寢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者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直而已矣

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各修條目且封一卷為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

曰先生之疾草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撫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撫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頷之就枕誤觸巾目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送終諸事皆用遺訓焉是歲

大風拔木洪流崩岸○是歲舊年譜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石塘里之大林谷黃榦作行狀畧云先生平居倦

作是日者誤祝穆和父辨之今從之

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闕失則感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亟去其事君也不恥道求任其愛民也不徇俗苟安故與世

動輒齟齬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嘉定二年諡曰文嘉泰初學禁稍弛

制與致仕恩澤時郎不申沒猶以生存出命也開禧三年侂冑伏誅嘉定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元年詔賜諡與遺表恩澤明年諡曰文三年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高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廟咸高五年詔賜文公闕

里於婺源元至正開加封齊國公元至正間追謚朱子之父曰獻靖朱子長子塾字受將仕

郎先十年卒後贈朝散大夫次堃字文迪功郎監德清縣酒庫後十一年卒贈朝奉大夫次在

字敬承務郎官至吏部右侍郎煥章閣待制封建安郡侯贈銀青光祿大夫○朱子從

館於胡舜卿授以易學舜卿卒洪範以易授舜卿子斗元寶祐元年登第授武夷書院山長一軌於道時人高之十世孫曰穩明天順丁丑進士歷福

建都轉運益使司運使以廉能稱穩弟懋以宣聖子孫例入太學授永年縣

丞懋弟楨由縣學生貢入太學生以先賢後乞奉祠授本縣訓導楨從姪焰

例入太學授瑞州府知事朱子十一世孫曰城為太醫曰聖為博士先是正

德年間科臣戴銑汪玄錫御史王完後先奏請完疏以為朱子繼孔子者也

重朱子所以重孔子孔氏嫡長之裔隨宋南遷居浙之衢州後徙居曲阜者

皆其支庶累朝錄蔭唯曲阜子孫世襲公爵而衢不與益闕里為重故也今

朱子婺源與孔氏曲阜閩之建安與浙之衢州事體同符朱氏在建安者恩

典已隆婺源子孫顧不得錄蔭主祀尤為缺典乞照孔氏闕里義例錄蔭婺源

源子孫賢而嫡長一人量授博士等官以掌祠事於是知府張芹奏保朱聖

源子孫賢而嫡長一人量授博士等官以掌祠事於是知府張芹奏保朱聖